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五二二二

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于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寔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灞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



從而征之君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桓沖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

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癘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剋之何爲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

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并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疆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疆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竄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說曰與晉定天下者其惟卿耳

賜帛五百匹彗星掃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沖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沖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

二千餘戶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為前鋒，次于泗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中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剋捷之日，以帝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符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

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軍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鄖城，害晉將軍王太立。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

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拑擒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旣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森

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

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絲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為惠妄

受不為忠陛下臣之父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慙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暉屯鄭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暉棄其衆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

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
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
堅不從尋懼垂爲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戢鄴
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
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
入告罪于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勸
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
馬謚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
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

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爲斌所
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羣盜衆至萬數千丕
遣石越擊之爲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
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
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
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
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
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
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

收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
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
據關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
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
以廣平公苻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
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
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
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
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

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
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
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
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
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
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
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
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
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鷁

魏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
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
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
曰破滅其實若歸柰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爲
長地於關東泓沖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
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
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
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
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喻垂及泓沖使息兵還長

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
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旣籠中之人必無還
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
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
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
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
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
討姚萇于北地次于趙氏塢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斷
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

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
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
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衝率衆敗其軍
于鸛雀渠斬尹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
俄而降兩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
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按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
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
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
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營

率衆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擊之爲萇所敗獲楊璧
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苻暉率
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
王蚝率蜀漢之衆來赴難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
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成驪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
配兵五萬距沖河間公苻琳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
沖乃令婦人乘牛爲衆揭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其衆
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

又以前將軍與苻琳率衆二萬擊沖于灞
上爲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遂據阿房城初堅之
滅燕沖姊僞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
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
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
王猛切諫堅乃出沖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
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
于阿房城以待之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
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

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于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
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于碭山轉戰而免玄進
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
計堅下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
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劉
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棄鄆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遣
將軍劉襲追崇戰于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
之遂據鄆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
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

羊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
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冲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
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
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
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
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
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
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苻不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
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苻

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
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于常山
固安侯苻鑿中山太守王充于中山以爲已援垂遣將
軍張崇要與獲之于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
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蚝騰以衆寡不赴不進退路
窮乃謀於羣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丕猶未從會晉
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碣石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
劉肱劉襲次于河北丕遣將軍桑據距之爲王師所敗
襲等進攻黎陽剋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達請

救于謝玄不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
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
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達與參軍姜讓密謂揚膺曰今禍
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邇寇仇三軍磬絕傾危
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
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疾於
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爲表以結殷勤若王
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
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爲功況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

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勲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
也膺素輕不自以力能逼之乃收書而遣達等并遣
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堅遣鴻臚郝稚徵虜
士王嘉于到獸山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
靖諮問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
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
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
許之暉出嘉曰推蘆作蘧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
殺羊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之

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
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
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
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
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聞
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
首服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
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達既至朝廷果欲徵丕
任子然後出師達固陳丕款誠無貳并宣揚膺之意乃

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大飢人
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稱尊號于阿
房改年更始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嘗爲冲軍所圍殿中
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
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
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長樂等
蒙虎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並拜
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冲又遣其尚書令高蓋
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

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
尋敗沖于城西追奔至于阿房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
為沖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參
軍徐羲宦人孟豐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讓
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磐桓不進苻暉屢為沖所敗
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為白虜小兒所摧何
用生為暉憤恚自殺關中保壁三十餘所推平遠將軍
馮翊趙敖為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
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沖爭麥戰于驪山為沖所
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
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
阮之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遂穿馬埒以自固劉牢之
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飢甚丕率鄴城之衆就晉
穀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慕容垂軍人飢甚多奔中山
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姓
絕缺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
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
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

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於君
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哉輔大悅於是憑城
固守葺爲土山地道輔亦爲之或戰山峯葺衆死者萬有
餘人輔乃詐降葺將入覺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
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葺遣吏謂輔曰吾方
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
須此城置鎮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葺圍而
阬之男女無遺初石虎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
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

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酋望
深以爲慙故相率距葺以立忠義時有羣鳥數萬翔鳴
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關羽不終年有甲兵
入城之象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
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
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
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
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爲國自愛蓄糧厲
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虎口三輔人爲冲所

通志卷之四
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地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虎利器如霜而蚬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沖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甚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歔歔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沖志

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貳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余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沖

于城西爲沖所擒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
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
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沖
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
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六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
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煙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
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又爲謠曰長鞞馬鞭擊左
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
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民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

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
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
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
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
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萇求
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爲惠堅瞑目叱之曰
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圍緯符命
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
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

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來死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璧于下辯璧距之乃奔武氏豪張熙假道歸順朝廷勅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爲梁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疆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三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謠言矣丕僭號偽追謚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苻丕字永叙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頗爲重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

龍薊城宮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
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
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
永留待沖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
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
內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張蚝為侍中司空封上黨郡
公王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尚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
隸校尉陽平郡公苻沖為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

平王俱石子為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為尚書左僕射濟
陽公王亮為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暢為侍中徐
義為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
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
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彊氣
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
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
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
口水險之要且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

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爲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已今呂光廻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非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

計者莫若奉爲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之衆埽兇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拒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戰于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亮爲平

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高
城侯苻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爲
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爲鎮北大將軍督幽平
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
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
王亮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
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
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爲
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

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
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
檄州郡迎奉乘輿戮力王室先是慕容麟攻王亮于博
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衆應麟亮臨城
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號稱義兵
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牲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
爲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親尋干戈
競爲我首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可取卿一切之功
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

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充及固安侯苻璽並為麟所殺丕復以王永為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為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人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既而襲王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為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興既敗王

廣謀伐王統于上邽枹罕諸氏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為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為左丞相苻纂為大司馬張蚝為太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為司空苻沖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為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同

討垂葦期以孟冬上旬會大駕於臨晉於是天水姜延
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
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
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
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擊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
都尉鮮卑沒弈干率鄯善王胡眞吒護羌中郎將梁苟奴
等與葦左將軍姚方城鎮遠強京戰于孫丘谷大敗之
抱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
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

姚葦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衛
公會集衆將青爲諸軍決之衆以爲然於是大饗諸將
青抽劔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
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老不足
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踈
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
便下異議乃奮劔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
視於是推登爲帥遣使於丕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

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成壺
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萇慕容永以
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
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為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于
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
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為纂所殺
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
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
誅歸之於苻宏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

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
導之者遂奔揚陰期陰期以為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
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偽謚丕為哀平
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
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為太尉司馬隴東
太守建節將軍後為苻生所殺堅即僞位追贈右將軍
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為長史登
少而雄勇有壯氣羸險不脩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

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為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為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為竒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為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政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為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折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後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眾伐毛

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矜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眾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眾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為苻登所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丕敗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為丕發喪行服三軍編素登請立懿為主眾咸曰渤海

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彊豺狼梟鏡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於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偏師躡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虎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車建黃旗虎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爲啓主而後行繕甲纂

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寃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歔歔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鉞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稍鉤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

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
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
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
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符纂爲
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
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
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
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
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

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貳縣虜帥
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
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
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爲車騎大將
軍南秦州牧楊定爲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爲司空梁州
牧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
陸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
又與萇戰于汧東爲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彭沛穀
堡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遷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犢

率衆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
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爲秦公蘭犢
絕之皆爲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
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城攻陷徐嵩堡嵩被殺悉阮
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
勝負登軍中大飢收萇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爲皇太子
弁爲南安王尚爲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
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
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

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
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
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勅
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爲兄報
恥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
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
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
神象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旣
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

望有益乎大呼曰弑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
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
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竇于等
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剋攻彌姐營及繁
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
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
吳忠唐匡于平涼剋之以尚書符碩原爲前禁將軍滅
羌校尉戍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
夜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尚擒名將

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退據胡
空堡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都督
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
軍事楊璧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爲先
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固
使定率隴上諸軍爲其後繼璧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
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萇遣其將
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於清水之格奴坂
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鴛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密

遣其將任寃宗度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
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爲姦
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
此亮多姦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
大驚諸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爲豎子
所誤萇攻陷新羅保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軍
路柴強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
萇救之不剋而退登將軍魏裊飛攻姚當成于杏城爲
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聲萇罪

惡期共殄滅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
應姚萇登以質爲平東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
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揚指以爲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
爲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爲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
攻萇將金温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
韋范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
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
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
復攻安定爲萇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萇疾病見符堅爲

崇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
幾將一紀未嘗不為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
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疢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
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
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
清水累為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
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
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
之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為何人去令

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一
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為右丞相尋而衝叛
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衝請救於姚萇萇
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
遂與萇連和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
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
剋之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
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
二三與緯大戰為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

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
登敗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
毛山興率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
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
興戰于山南爲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
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僞謚登曰高皇帝廟
號太宗崇爲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
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

年滅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
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爲佐命元勳權倖人主而謙
恭奉法律常曰元才吾姬日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
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見前載記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
苻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
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
羣官皆如王今君者陰陽曷不和平甚敬重之性剛峻
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疆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

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今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貸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須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

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雋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得以屑懷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竒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桀未有至者何也猛

曰公不遠數千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彊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

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

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女妓三十八人馬百疋車十乘猛上疏固辭

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

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請以東夏事從授親賢及悉停六州處分府選便宜事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謹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固辭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脩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

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
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
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
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
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
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
裝是暮已符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
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
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

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
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
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
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
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
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
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
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
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秘器帛三千匹穀

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符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姿度
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徙深奇之曰且成吾兒
箕山之操乃止符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
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為朝野所屬望儼號拜侍中
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
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
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

不誅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
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脩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
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為堅所委任後為司隸校尉京
兆人董豐游學二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
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
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
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
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
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

之筮者筮者二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
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
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
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文坎
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
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
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牖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
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
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妻謀殺董

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
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
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
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
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
人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
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
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駟與融
議之性至孝初屈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

通志卷之四
三堅以爲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
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
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
融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
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
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
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縵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
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

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爲
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柰何事事折吾沮
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
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
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敵思
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
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
弗納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

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悟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

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法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扞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

無豪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為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地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為冠族泮少而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為冠軍記室參事天錫即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

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為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我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既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

通志卷之四
色不變弟菱有雋才仕張天錫為執法中郎宄從右監
符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符堅舉賢良為
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
路絕堅甚竒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
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
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
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為列將無犬馬
識養之誠首為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

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添其
首為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
忠武

載記第四

通志一百八十九

